

第六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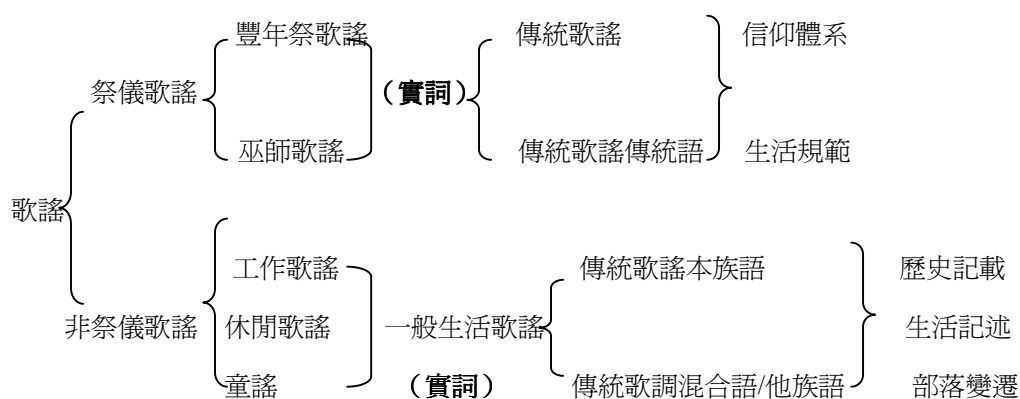
當別人運用文字書寫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時，究竟 **takoliyaw'ay a pangcah** 阿美族人是如何來詮釋自身的文化紀錄自己的歷史，對於一個「沒有文字書寫的民族」來說，什麼是他們紀錄歷史的工具？從他們豐富的音樂文化當中究竟顯示出什麼樣的意義？引此，本論文所要解答的問題，即 **takoliyaw'ay a pangcah** 的「音樂」記載中，如何呈現歷史階段中文化的累積、如何顯示出族群文化變遷與失去自主的過程，以及近年來 **takoliyaw'ay a pangcah** 如何透過傳唱來彰顯其內部族人共同維持認同的途徑、並從豐年祭的復振中為重建部落秩序而努力。

一、音樂為族群寫下歷史

本論文首先以呈現 **takoliyaw' ay a pangcah** 為主體，說明高寮的阿美族人歷史發展過程，說明部落的範圍是如何形成的，從清末的遷徙與其生活空間，到日治初期成為了多族群增加的部落，但 **takoliyaw' ay a pangcah** 在政治、經濟各層面都以“部落“以及”族群”這種完整自主的方式形成團體。在日治初期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從原來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但至日治中期後雖然自主權大大降低，但是部落組織卻保留了下來，他們仍可以共同追溯到神話的起源以及第一批祖先遠從太巴塢、馬太鞍等地遷徙而至，建立了傳統社會制度，例如分別有頭目、巫師以及年齡階級組織的會所等，並也有固定的土地與人口。當時他們對於自我族群的認同是無庸置疑的，在日常生活中並透過密切接觸作為基礎，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以傳唱歌謠的方式來進行，且視音樂聚會活動為生活中的一項重要社會機制，用以紀錄生活以及傳達彼此間的集體共識。因此，這樣的一種傳唱方式成為了 **takoliyaw' ay a pangcah** 書寫歷史的工具。

例如本文所採集的歌謠當中一一記載的有，除了有族人對於生活中的工作概況、輪工制度、休閒聚會、情愛觀等之外，在歷史的部份，自日治後期強大的殖民政權開始進入部落，迫使族人遠離家鄉出征、或是從事勞役工作的景致，於是部落開始面臨到了傳統制度的鬆動，直到戰後的國府時期，自給性的經濟已不能滿足族人的生活與發展，這時對部落又造成另一個嚴重的衝擊，最明顯的例子就

是族人形成農耕隊於新加坡、南洋、阿拉伯等地的求生存等等，然而，對於這樣的歷史與記載，並不是從文獻中的文字所載記，而是透過歌謠的紀錄中所顯示。音樂，為一個族群寫下了歷史，這樣的事實在傳唱歌謠的過程中真實地可以看見，音樂總是反映了 **takoliyaw' ay a pangcah** 共同的信仰體系與認知，同時也了解到一個族群在歷史變遷中所經歷的過程。這同時也印證了歌謠成爲一個民族一個族群的書寫的工具，他書寫著族群的信仰體系、生活規範、歷史記載、生活記述、部落變遷等等。



一直以來 **takoliyaw' ay a pangcah** 用音樂記載的方式唱出他們的歷史；在這樣的傳唱方式延續的，其實就是 **takoliyaw' ay a pangcah** 歷史主體的觀點，這些歷史書寫在他們所記憶的音樂裡；也可以說族人們藉由歌謠的傳唱，在時間、空間上寫出以自身為主體的歷史，進行實質的社會實踐。也將「我們與他們」、「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界線勾連起來，並從 **takoliyaw' ay a pangcah** 老人家一邊唱歌、一邊說故事的場景中所得。

二、音樂彰顯族群文化的意義

然而，歌謠除了紀錄歷史生活之外也揭示了他們的社會文化與變遷。本論文從第四章起所描述、分析的，即 **takoliyaw' ay a pangcah** 從一些音樂的變遷史、音樂的流轉過程中，來反映部落所面臨的困境與遭遇。從歷史的縱軸來看 **takoliyaw' ay a pangcah** 歷經不同時期的政權至今，雖一般的生活歌謠歌謠透過

不斷傳唱仍可保留，但自過去以來維繫族人、最足以彰顯族群性的祭儀音樂卻因著外力的介入而中斷。從巫師音樂到豐年祭音樂的流變過程中，我們雖彌足珍貴地依稀可從末代巫師 **amoy** 以及林信來先生於 1978 年（民國 67 年）從 **asing** 頭目的口述裡，找出祭儀音樂的一絲輪廓，但也十足了解到維繫部落的力量正不斷遭受到衝擊。並在現今的耆老訪談中揭示了中斷了豐年祭數十年之後，許多曾經共同擁有美好的景緻正在面臨嚴重的衝撞，凝聚族人間團結及歡樂的元素也隨即消失，族人從原有的自主轉變成為今日失落與景況，造成這些族群內部的離散是因為豐年祭的不再舉行所致，族人常常想念起 **ilisin** 的歌謠並也堅信要從重建傳統的豐年祭典才能將這樣的想法傳承下去，於是，恢復祭典音樂成為了族人重振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緊接著在第三節透過復振豐年祭典為目標，來探究族人內部的反省，如何透過傳唱歷史的機制不斷、以及知識份子的音樂創作加強認同感。首先，**takoliyaw'ay a pangcah** 雖目前不是絕對的弱勢到隱而不顯，但長期以來卻沒有更強盛到能與漢人分庭抗禮。有感於此，部落頭目 **asing • afo** 從捐地開始就希望能反轉這樣的困境，並期許族人在『**ilisin**』的過程建立起民族的自信，在他的訪談錄音中除了交代部落的歷史之外，更加強調 **ilisin** 音樂祭儀的核心，一首一首用唱的將它傳述，在族人眼裡他不但表現出一個族群自主的對外宣示其主體性的表現，他的領導事蹟與風範更是在族人心目中刻下歷史的印記。此外，雖 **takoliyaw** 不斷面對許多外力因素使得部落整體發展受到衝撞，但在族人內心對部落以及族群的概念卻沒有因此完全消弭。族人仍然知道彼此之間都是血緣的親屬關係，仍然再面對其他族群時主動的以高寮的阿美族人自居，並希望營造出更團結凝聚的共識來建立部落原有的制度，從 **namoh** 與 **komond** 所積極創作的一首《高寮奮進歌》中，可見音樂除了扮演著凝聚族人的催化劑、族群間的推力與助燃功用之外，這兩位部落知識份子也透過音樂的創作再次用行動企圖重建部落的機制，這些都是足以促成 **ilisin** 復振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第一節開始進入了重建 **ilisin** 的過程，表明了 **takoliyaw'ay a pangcah** 的認同層次，在整個活動中並強調「高寮精神」的團結形貌，凝聚族人為一體的共識，我們從近年來復振的豐年祭典中再次確認了此一訴求。首先在 **ilisin** 的整體規劃與活動內容與形式的轉變中，呈現以傳統部落為範圍、放棄競賽改由合作式的設計，族人企圖回復他們所認知中的“傳統”來建立部落秩序，並加入“創新”的功能來強化族人間共同的凝聚力。這樣的活動內容是一個從「記憶」與「遺

忘」、「回復」與「重建」來彰顯族群認同的過程，就如同 A.P.Cohen 所言，「人們用象徵建構社群，使它成為意義來源與貯存地，和他們認同的指標」（1985：118）。對族人來說，一些仍可記憶、仍足以代表傳統價值特色的部分，會極力將它回復與復振；而有一些已流失的、遺的忘的部分，會透過新的方式來將它重建。前兩項特點所要表現的是，**takoliyaw'ay a pangcah** 藉由 **ilisin** 這個活動強調團結的意含。不論是如何的堅守傳統或變革，族人們都企圖促進族人間的凝聚力，產生族群內部團結的心。

然而，這樣的認同意涵，是藉由 **ilisin** 的音樂而展現，音樂的展演中皆可以看到他們以「彰顯傳統價值」作為整體的訴求，更以音樂作為的共同記憶的一種指標（符號或策略），透過一種彼此傳唱的方式，來達到彼此之間深覺擁有同樣的生活經驗、這樣的音樂傳唱是由從以前的一群老人傳承一代一代的傳承下來，藉著歌舞的傳統活動來激起群體成員的歷史情感等，透過這樣的場域，族人也不斷區劃了與他群之間的界線，並接受這些象徵意義與規範為族群的認同目標。這樣透過 **ilisin** 歌謠所建構的界線，是“族群式”的，是以共有的歷史、共有的血緣關係、共有的生活經驗融合而成的。透過對“傳統”的一再演繹，再度將這樣的價值意念根植族人心中，族人也深信這是面對大環境在改變以及外力不斷影響之下的一種劃界的歷程，並透過傳唱音樂的不斷宣稱自我的文化持續，所建立出的文化意涵也因而繼續維持。

但是，族群認同並不是只靠著邊界的區劃就能維繫的，不論是族群的結構邊界是否能夠維持完整，族群的本質是成員認知中社群文化的持續力。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深層的文化概念作為基礎，如何能結合人群？因此我們要進展到第二個問題：什麼 **takoliyaw'ay a pangcah** 要彰顯族群文化的深層概念？他們又是如何將其視為文化不斷的持續力？第五章之後的焦點便是設法回答此一問題。**ilisin** 為何有這麼顯著的地位？對族人來說除了是進入傳統絕佳的機會之外，更重要的，它也是傳承的重要場合，同樣的 **ilisin** 音樂也成為進入“傳統”重要的一個媒介，更是長輩傳承給晚輩重要的阿美族文化內容。從 **ilisin** 音樂的展演中，清楚地呈現出領唱與答唱的互動關係，從領唱者的條件、領唱者使用的歌詞意義、領唱者的運用聲音與肢體的帶領作用都在在顯示出，**takoliyaw'ay a pangcah** 強調阿美族的傳統老人的權威能夠再現、重振恢復年齡階級組織等。“傳統”所以

有如此的重要性，是由老人權威所賦予的，此外，藉著過去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研究的累積，可以知道年齡階級組織是 **takoliyaw** 社會組織中最要的一環，它甚至橫切了血統（親屬）的原則，而成爲部落的主體。Ilisin 對族人來說有著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透過 Ilisin 音樂的實踐，我們看見了族人藉此展現了老人權威的倫理制度，突顯了長幼有序的特性。這種透過部落祭典、以及傳唱機制的過程，將部落的人群結合起來，繼而消弭社會結構的裂隙，使部落社會文化得以完整與持續。整個年齡階級組織的基本精神就是長幼有序的概念，這種秩序與社會關係的概念，再加上“部落一體”所代表的凝聚意含，因而年齡階級組織的成爲族群認同的核心，族群文化的持續力。所以我們可以說音樂活動就是一個在文化互動下的社會實踐，並且在不斷重構中明顯了文化差異所標誌出來的界線，而這樣的意義是環繞著跨越時間和空間並自我維繫源初認同 (*primary identity*) 而建構的。

三、音樂認同的意涵與路徑

takoliyaw'ay a pangcah 用唱的去紀錄生活、去展現集體經驗的交集，所以去記憶這些音樂就是一本具有文字的歷史，傳唱歌謠成爲他們書寫的工具，在這過程透過音樂傳唱，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就被充分的彰顯，這正是代表一個文化的表徵，他們所展演的方式是藉由全體間的互動、團隊的默契來表現出整體的特質，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成爲族人們面對主流文化衝擊時，一種透過聲音展現主體性與差異性的方式，而透過傳唱的方式每一個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正足以表示一個該社會文化的認同表現。

音樂除了可以記憶過去也可以反映持續發生變動的過程，同時也紀錄了自身認同持續的改變與適應。這樣的紀錄是當我們無法從文字的載述中尋求的時候，它早就已記取的部分，並作爲族群認同重要的基礎與延續的依據。此外，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集體的認同上，也是透過傳唱之中的內聚力得到了驗證。儘管是族人在社會上或是生活上的處境爲何，是因爲透過歌唱的場景將共同體的概念注入，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這樣的場景中，並不只是僅僅只是一種慰藉，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用音樂的記憶來對自身文化的一種體認與追尋。

takuliyaw 部落歷經時間、空間的改變，自教會進入、人口外流、漸漸又受到本土意識的重視、復振豐年祭等等。在這之間，音樂始終扮演著族人共生的關係，對於民族、社會、文化的認同也表現在音樂之中。成員間的凝聚力，是靠著日常生活的密集互動，更清楚的說，應是藉由音樂聚會的活動中從傳達共同的語言、文化，而建立出成員間的關係。使用這樣的傳唱機制，是一種具體在時間、空間轉換過程中，表現出族群內部主動性建構的主體意識。

重建 **ilisin** 的過程中，歌謠音樂始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並也藉著許多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彼此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因此，**takuliyaw'ay a pangcah** 的音樂本身承載著歷史、文化、行動等意義。族人日常生活不斷經由傳唱的實踐與參與，來確立歷史的主體，構得到文化內在深層的認知。即使歷經長期部落變動，因宗教、政治或異族進入，使得族人間的關係有所區隔，造成部落的意識鬆動與結構瓦解等危機，但 **takuliyaw'ay a pangcah** 音樂始終扮演著重要的媒介與催化，經常利用不同的情境中來強化其內部的認同，促使族人內部凝聚彼此的關係，從 **takuliyaw'ay a pangcah** 企圖復振 **ilisin** 到回復傳統精神的過程，這樣不斷透過象徵符號所承載的意義顯示，這個部落認同的意識與範圍，是藉由音樂將其“高寮精神”充分展現。

因此，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的集體認同上，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規範是透過 **ilisin** 的展演而進行的，並且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再度將部落的集體認同凝聚起來，於是在場內的所共有的規範制度，都可以說是一個在參與者與另一個參與者的彼此溝通、確認的場域，在每一段音樂的展演中就是一個連結的過程。同時，音樂當中所表現出的即是“部落一體”所代表的凝聚意含，因而年齡階級組織與老人權威在此成為族群認同的核心，族群文化的持續力。這樣認同所產生的共識，是一個共同營造的關係，而且是一種較能展現族人自主性的方式。從音樂活動中很容易讓參與者勾起許多共同的回憶、對於生命的相似感受，甚至激起集體性的認同，如同認同自己的部落、自己的族群、自身所處的位置、應該如何與他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力量等等。這樣凝聚出來的集體認同，同時也是在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下所產生的，所以在場景裡的集體認同不僅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

在面對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音樂傳唱中營造的集體認同更能夠成為族人面對社會的力量。

音樂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作為族群內部不斷自我認同自我累積的一種文化傳承，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作為更為有力、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音樂與族群之間的感應與連結關係，是一種認同過程所形成的產物，而對於音樂中所隱藏的記憶、或者是意識，更是難以抹滅的，儘管社會變遷，在族人心中，這些音樂扣連著的，依然是當年的情景、情境與共同的期盼。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過去」與「現在」可以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